

[现代思想译丛]
第三辑]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资本的秘密

[秘鲁] 赫尔南多·德·索托 (Hernando de Soto) 著
王晓冬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F032.1

2

2005

现代思想译丛
第二辑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资本的秘密

[秘鲁] 赫尔南多·德·索托 (Hernando de Soto) 著

王晓冬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的秘密/(秘鲁) 赫尔南多·德·索托著; 王晓冬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2005

(现代思想译丛)

书名原文: The Mystery of Capital

ISBN 7-214-02722-4

I. 资... II. ①索... ②王... III. 资本-研究

IV. F0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5629 号

The Mystery of Capital

Copyright © 2000 by Hernando de Soto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0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01-004 号

书 名 资本的秘密

著 者 [秘鲁] 赫尔南多·德·索托

译 者 王晓冬

责任编辑 曹富林 刘 焱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插 页 2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722-4/F·641

定 价 17.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简介

赫尔南多·德·索托目前是总部设在秘鲁利马市的自由与民主学会的主席，被《时代》杂志 1999 年 5 月《新千年的领导人》特刊评选为 20 世纪拉美地区五位主要改革家之一。此外，《经济学家》杂志认为，自由与民主学会是全球排名第二位的重要思想库；《财富》杂志也在其第 60 期年度专刊中认为，德·索托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最具有号召力的 50 位世界领导人和思想家之一。

德·索托 1941 年出生于秘鲁的阿雷基帕，在日内瓦国际高等教育学院完成研究生学业。他曾担任关贸总协定的经济学专家、铜输出国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通用工程公司执行董事、瑞士银行组织顾问团负责人，以及秘鲁中央储备银行总裁。

德·索托曾担任秘鲁前总统阿尔贝托·藤森的私人代表和首席顾问，直到发生政变时才辞去职务。在那一时期，他和自由与民主学会负责制定了 400 多项法案和法令，使秘鲁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得以现代化，使大多数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秘鲁的大多数改革起始于 1990 年；当时，自由与民主学会为当选总统藤森制定了稳定经济、抑制通货膨胀、重返国际金融市场的经济政策。1993 年，在藤森总统的公开支持下，德·索托通过起草计划和进行谈判，粉碎了政变，使秘鲁重新实现了民

主选举。

德·索托的主要活动是和自由与民主学会一起为亚洲、拉美和中东的贫困国家制定和推行资本形成计划。

德·索托出版过关于经济发展的书籍《另一条道路》。该书成为拉美地区头号畅销书，其英文版也名列《华盛顿邮报》畅销书排行榜，之后又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出版。

目 录

第一章 资本的五个神秘之处	1
第二章 遗漏的资料	13
突如其来的革命	15
对取得合法地位的阻碍	16
资本不足的社会部门	18
僵化的资本有多少?	20
这些僵化的资本价值几何?	22
风水宝地	25
第三章 资本之谜	27
回顾历史(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	28
资产的潜能	32
西方国家里的隐蔽转换过程	33
所有权效应之一: 确定资产中的经济潜能	36
所有权效应之二: 把分散的信息综合融入一个制度	39
所有权效应之三: 建立责任制度	41

所有权效应之四：使资产能够互换	43
所有权效应之五：建立人际关系网络	45
所有权效应之六：保护交易	47
资本与货币	49
对创造资本的阻碍：布罗代尔的“钟罩”	52
第四章 政治上的盲点	55
政治盲点之一：目前“钟罩”之外的生活	61
成长中的城市	63
向城市进军	65
穷人回家	67
发展中的不合法现象	70
不合法现象已经扎根	72
无需恐慌：这是一段老话	77
政治盲点之二：历史上“钟罩”之外的生活	78
向城市迁移	78
不合法现象的出现	80
打破旧秩序	83
最终——在 300 年以后	86
第五章 美国历史上遗漏的经验教训	92
第一部分：在美国历史上	95
美国历史上的经验	98
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重要意义	108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法律的普遍建立	110

抛弃陈旧过时的英国法律	110
“斧头权”：所有权问题成为法律的全部内容	114
射杀县治安官	118
打破美国的“钟罩”	122
人民与法律专家之争	125
从“匪徒”到“高尚的先驱”	130
创造法律容纳新的社会契约	135
完全是一场革命	151
 第六章 法律制度上的不足	 164
第一部分：法律上的挑战	167
从“前资本主义”所有权制度到资本主义所有权制度的转变	168
强制性法律制度的失败	170
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	176
“前资本主义”社会契约的稳固性	179
倾听狗的叫 声	183
破译不合法的“法律”	186
第二部分：政治上的挑战	190
从穷人的角度看问题	192
吸收特权阶层	194
应付“钟罩”的管理人	197
以政治为主	205
 第七章 总结	 208
全球化的私人俱乐部	208

面对马克思所说的“幽灵”	213
所有权使资本“更加友好”	218
表述制度的敌人	221
实现资本主义是否属于文化范畴?	223
更加个人化的观点	225

第一章 资本的五个神秘之处

关键问题是要查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好像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钟罩”里？它为什么无法扩张并占据整个社会？……（为什么）资本形成的惊人速度只可能出现在某些社会部门，而没有出现在当时的整个市场经济中？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商业的发展》

在全球五分之四的人口看来，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成功时刻就是它的危机到来之时。

柏林墙的倒塌结束了东西方之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政治斗争。资本主义岿然耸立，成为合理组织现代经济的惟一可行方式。历史发展到这一时刻，有责任感的国家别无选择。结果造成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1]带着不同程度的热情平衡预算、削减补贴、引进外资并降低关税壁垒。它们的努力换来了痛苦的失望。从俄罗斯到委内瑞拉，过去的五年间充满了可怕的经济灾难，国民收入急剧下降，到处都是忧虑和怨恨。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尖锐的言词来说，“这是一个

饱尝了冻馁、暴乱和掠夺的年代”。《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社论指出：“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而言，西方国家在冷战胜利的余辉中所颂扬的市场，已经被市场的残酷性、对资本主义的警惕性和不稳定现象的危险性所取代。”资本主义只在西方取得过成功；而事实上，它也许能够成为治疗经济和政治灾难的药方。

正享受着和平与繁荣的美国人很容易忽略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动荡不安。道·琼斯平均指数比埃德蒙·希拉里爵士^[2]爬得还要高，资本主义又怎会处于困境呢？美国人发现，尽管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步履缓慢、蹒跚，但还是正在取得进步。你毕竟能在莫斯科吃到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包，能在上海租到好莱坞斥巨资拍摄的电影的录像带，能在加拉加斯^[3]接入互联网。

然而，即使美国也不大可能抑制住一种不祥的预感。美国人看到，哥伦比亚徘徊在贩毒武装和受压迫的民兵组织之间的游击战争的边缘；墨西哥南部接连爆发难以驾驭的暴乱；亚洲强行发展出来的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部分消耗在腐败和混乱状态之中。最不利的是，在前共产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制度一事无成。有些美国人还感觉到，美国长达十年的经济繁荣的一个原因在于，世界其他地方越不稳定，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对国际资本就越有吸引力。

西方商业社会的担心日益增长，害怕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没有成功地实现资本主义，最终会导致世界上的富裕经济陷入衰退。诚然，市场上新兴流动资金的减少已经使数百万名投资者痛苦地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是双向的过程：如果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不能摆脱西方国家的影响，西方国家也不可能摆脱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在富裕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的不良反应也一直在逐渐增强。日本正在艰难地度过自大萧条时期^[4]以来最漫长的衰退。西欧民众投票拥

护那些保证推行“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是对一本题为“悲惨经济”的法国畅销书加以驳斥的观点)的政治家。

尽管这些微弱的示警声令人不安,然而到目前为止,也只不过是让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向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重复后者已听了很多遍的乏味说词:稳定你们的货币,努力坚持下去,不要理会粮农暴动,然后耐心地等待外国投资者克服他们的恐慌之后再回来投资。

目前,有外国投资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外资越多越好。稳定的货币也是好事,自由贸易、透明的银行操作、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源自西方的每一种补救办法都是好事。我们渐渐忘记,拉美国家自19世纪20年代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以来,至少已经四次尝试进行旨在创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拉美国家的铁路由英国人经营,而公用设施则由欧洲大陆人管理)。每次都是在经过一番努力和体验过最初的欣喜之后,又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政策中抽身返回。因此,这些补救办法是不够的。事实上,这些补救办法远远不够,并且基本上与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里的实际问题毫不相干。

这些补救办法失败之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经常会作出回应。它们不是质疑这些补救办法恰当与否,而是责怪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缺少企业家精神或者缺少市场定位。如果它们得到各种绝佳的建议,而仍然未能繁荣兴盛起来,那就只能怪它们自己:也许是因为它们错过了新教改革,或者是被殖民主义欧洲无能的残余影响所削弱,或者是因为它们智商太低。不过,“‘文化’是解释资本主义在日本、瑞士和加利福尼亚这些各不相同的地方取得成功的原因,同样是‘文化’,又造成了中国、爱沙尼亚、下加利福尼亚^[5]这些依然各不相同的地方的相对贫困”——这种说法非常不近人情,而且无法令人信服。

西方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财富差距太大，不能仅仅用文化方面的理由来解释。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也渴望从资本中取得收益，移民们于是蜂拥进入西方国家，其中还包括桑切斯的孩子和赫鲁晓夫的儿子。

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城市里充满了企业家：你走过一个中东集市，旅行到一个拉美小镇，或者钻进莫斯科的一辆出租车，都免不了要碰上什么人试图和你谈交易。这些国家的人民拥有智慧、热情和白手起家的惊人能力，能够掌握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否则，美国企业也不会这么费劲地保护其专利免遭国外侵权使用，美国政府也不会这么迫切地努力防止现代化武器技术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手中。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对市场有充分的认识；市场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恰恰是因为人类发现了市场，耶稣基督才把钱商赶出了神庙）。

不，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并不是可怜的乞丐，他们没有无助地陷于陈旧过时的方式中，也不是出现了机能障碍的文化里缺少鉴别能力的囚徒。资本主义已经为西方国家带来了财富，又是什么原因阻止它为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带来同样的财富呢？为什么资本主义像被封闭在“钟罩”里，只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了呢？

我打算在这本书中阐明，阻碍全球五分之四的人口从资本主义中获利的主要绊脚石在于他们无法创造资本。资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国民财富的动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线，是发展、前进的基础。无论贫困国家的人民多么热切地参与其他所有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特征的活动，他们都似乎不可能为自己创造出资本。

我和我的研究小组已经在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挨家挨户地搜集到大量事例和数据。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还要借助这些事例和数据来

指出，大多数穷人已经拥有了成功地创造出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资产。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里，穷人也有积蓄。实际上，穷人积蓄的价值巨大无比，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自 1945 年以来所接受的全部外援的 40 倍。例如在埃及，穷人所积累的财富相当于有记载的外国全部直接投资（包括苏伊士运河和阿斯旺大坝）总额的 55 倍。在拉美最穷的国家——海地，穷人的资产比海地自 1804 年从法国统治下独立之后所接受的所有外国投资大 150 多倍。如果美国最终同意把它的外援预算提高到联合国所建议的水平——即国民收入的 0.7%——这个地球上最富的国家也要用 150 多年，才能把与世界上较贫穷的人们已拥有的财富价值相当的资产转移出去。

但穷人掌握这些资产的方式有很大缺陷：房屋建造在没有恰当的所有权记录的土地上；公司没有法人地位，没有明确的责任；企业处于金融家和投资者的视野之外。由于人们对财产的所有权没有恰当的文件证明，这些财产不能方便地转换成货币，不能在人们所处的互相了解和信任的狭隘地域范围之外进行交易，不能用作申请贷款的抵押物。

相比之下，在西方国家，每一块土地、每一幢建筑物、每一台设备、每一件存货都在所有权文件中得到表述。这些资产和经济的其他方面紧密相联；所有权文件成为这个庞大的潜在联系过程的可见标志。由于这一表述过程，资产就能产生出与它们的物质存在相平行的一种不可见的存在方式。资产能够用作贷款的抵押物，在美国，用于开办新企业的资金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就是企业家房产的抵押贷款。资产还能用作联系资产所有人的信用历史的纽带，用作偿还债务和纳税的记账地址，用作公共设施管理机构向资产所有人提供服务所需的可靠基础，用作发行有价证券（例如背书抵押债券）的基础——这些有价证券随后又能在二

级市场上再贴现和销售。由于这一潜在的、不可见的联系过程，西方国家能够为资产注入活力，使之成为通用的资本。

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这类表述过程，因此大多“资本不足”——就像一家“资本不足”的公司，它所发行的有价证券少于它的收入和资产所决定的价值。穷人的企业和那些不能依靠发行股票或债券来获取新的投资和资金的公司非常相似。事实上，如果不能使资产在所有权文件中得到表述，资产就只能是“僵化的资本”。

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居民——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四——确实不是一无所有，但他们缺少表述所有权和创造资本的过程。他们有房屋，但没有所有权凭证；他们有产出，但没有契约；他们企业，但没有法人地位。他们能适应从回形针到核反应堆的每一个西方发明，但正是因为他们缺少这些基本的所有权表述，才始终无法创造出使他们国内的资本主义制度发挥功效的足够资本。

我认为这就是资本的奥秘。要解开这个奥秘就必须弄明白：为什么西方人通过用所有权文件来表述资产，就能够从资产中发现并提取出资本。我们知道某些事物的存在（例如资本），但却看不到它们——理解并掌握这类事物一直是对人类思维的最大挑战之一。从柏拉图到伊曼纽尔·康德、卡尔·波普尔，哲学家们已经懂得：并非任何真实的、有价值的事物都是有形的、可见的。时间是真实的，但只有当它通过钟表或日历表现出来的时候，才能被有效地加以运用。综观历史，人类已经发明创造出一系列表述制度——文字、音符、会计复式记账法——来掌握人手所无法触及的事物。同样，资本主义的伟大实践者们——从创立综合所有权制度和公司股票奠基人到迈克尔·米尔肯——通过设计出新的表述方法，用于体现深藏在我们所积累的资产里的无形的潜能，就能从资产中发现和提取资本，而其他人看见的只是一堆旧货。

正如此时此刻，在你的房间里，你被来自乌克兰、中国和巴西的电视信号所包围，但你看不见这些信号。同样，你也被无形之中暗藏着资本的资产所包围。乌克兰的电视信号很弱，你无法直接察觉；但在电视机的帮助下，电视信号就能被解码，使你能够看到、听到。因此，资本也能从资产中抽取和加工出来。问题是，只有西方国家具备通过资产负债表，大量地把不可见之物转化成可见之物所需的转换过程。我将在这本书里指出，正是这一不同之处说明了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创造资本，而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却无能为力。

我还要指出，这些国家缺乏这一表述过程，并不是某些西方国家阴谋制造垄断的结果。应该说，西方人认为这套机制完全是天经地义的，对它的存在根本没有自觉的意识。尽管它非常庞大，但没人看得到：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的财富全赖于他们对这套机制的运用能力，但即便是他们也看不到。这套机制是藏在他们的所有权系统内部的固有法律基础——所有权仅仅是冰山一角。冰山的其余部分由复杂的人为过程构成，这个过程能够把资产和我们的工作成果转化为资本。因为它不是从模子里做出来的，也不是用虚有其表的小册子描绘出来的，所以它的起源模糊不清，但它的重大影响却深深地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潜意识之中。

如此重要的东西是如何进入我们的思维的呢？我们知道如何去做而不明白其原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早在成熟的磁理论发展出来之前，海员们就在利用磁铁进行导航；而早在门德尔阐明遗传学原理之前，动物育种者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遗传学知识。西方国家的繁荣起源于充足的资本，但人们果真理解资本从何而来吗？不理解这一点，西方国家就总有可能破坏他们自身的力量来源。弄清资本的起源还会使西方人在面临繁华逝去、危机注定到来之时，做好准备保护自己和世界上其

他国家——因为危机总是会来的。到了那时，总会在国际性危机中出现的问题又会被提出来：要花谁的钱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问题不能解决，谁要为之付出代价？

不过，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始终满足地认为，它们用于产生资本的系统完全是天经地义的，并且任由这一系统的历史模糊不清而不加论证。

这段历史必须挖掘出来。本书尝试重新发掘我们对资本的认知，并就此解释为什么说贫穷国家的经济失败和他们的文化遗产或基因遗传中的缺陷没有关系。有人提出过拉美国家和俄罗斯之间有“文化”共通性吗？然而，自它们都在最近十年里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开始建设资本主义之日起，它们也开始面临同样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显著的不平等、地下经济、黑手党泛滥、政局不稳、资本流失、公然蔑视法律。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问题并非起源于东正教的教堂，也不是出现在印加帝国^[6]崛起的道路上。

事实上，正如我将在这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并非只有前共产主义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才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甚至在美国也能遇到这些问题——至少在 1783 年的美国。当时，乔治·华盛顿总统抱怨说：“匪徒们……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情况下掠走并消耗掉了这个国家的财富。”他所说的“匪徒”指的就是那些占据着不归他们所有的土地的不合法居民和非法的小企业家。由于城镇之间、矿山之间的所有权法案不尽相同，在接下来的 100 年里，这些不合法居民和为权利而战的矿工们就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展开了斗争，令当局大伤脑筋。事实上，遍及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新州和新的领土上，执行所有权法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不安和敌对情绪。1820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曾怀疑律师们是否有能力平息纠纷，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注定没有